

中國詩學研究

第十五輯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綠林野居歲月長
清曉中獨步
惜閑鳥聲
曉鐘不
有之百遠行
所思亦遠
若為平
出海風
碧雲夜
月明
與
浩
大
河
首
稿
梅
定
為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中國詩學研究

第十五輯

 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 蕪湖 ·

责任编辑:刘 佳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研究.第15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一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76-3808-2

I. ①中… II. ①安…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9928号

中国诗学研究

第15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3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808-2

定 价:50.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诗学研究》编委会

学术顾问：刘学锴 刘跃进 莫砺锋 钟振振 邓小军 丁 放

编 委：胡传志 陈文忠 储泰松 杨柏岭 潘务正

主 编：胡传志

本辑执行主编：潘务正

目 录

• 诗赋研究

- 003 论陶渊明的读书及治学 ◇于东新
- 018 梅尧臣未为宋诗典范探论 ◇王秀云
- 045 胸中原自书万卷,夺胎换骨亦必然
——关于“夺胎换骨”之再辩护 ◇张福勋
- 055 邵雍“象数”易学与其诗歌中的“数象” ◇程 刚
- 068 明清徽州才媛生命中的理与诗 ◇俞晓红
- 082 永乐阁臣黄淮的狱中创作与台阁诗风 ◇党月瑶
- 093 翁方纲宋诗批评的历史意义 ◇蒋 寅
- 105 从沈善宝《名媛诗话》看清代才媛的历史观念 ◇王力坚
- 119 建构、深化、反思:
论北美“中国抒情传统”学说的发展脉络 ◇陈水云 邓明静

• 词学研究

- 149 明清唱和词集综论 ◇姚 蓉
- 162 《词律》及万树词学思想得失平议 ◇蔡国强
- 186 花月言愁:蒋敦复绮愁词及近代士子的心灵世界 ◇杨柏岭

• 诗学文献研究

201 孙人和据《太平御览》校雠《文心雕龙》考察与辑佚

◇李 平

222 再论杜牧之《兵部尚书席上作》诗本事

◇文 征

• 新书推介

241 探索传统诗学与新文学革命之关系的重要收获

——评郭自虎教授的新著《传统诗学对胡适新文学革命的影响

——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鲁华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

诗赋研究

第一辑 总论

《诗经》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汉赋》研究论纲

《唐诗》研究论纲

《宋词》研究论纲

《元曲》研究论纲

《明清小说》研究论纲

《清代散文》研究论纲

《近代文学》研究论纲

《现代文学》研究论纲

《当代文学》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史》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史》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史》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论纲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论纲

第二辑 诗经研究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诗经》研究论纲

第三辑 楚辞研究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楚辞》研究论纲

第四辑 汉赋研究

论陶渊明的读书及治学

◇于东新

摘 要:作为学者,陶渊明一生以书为伴,综赅百家,弥纶经史,“历览千载书”,书籍和田园一样,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随着人生境遇的不同,其阅读内容也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点。他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读书方法,以解决“怎样读书”的问题:“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种读书理论与时代语境、文本特性以及他个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密切相关。关于“为什么读书”,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乐琴书以消忧”,另一个是将读书、治学与切实的人生联系起来,他更看重读书对人生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且,他的治学之道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其“会意”理论强调了文学批评应注重文本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更强调读者的权利。

关键词:陶渊明;读书治学;阅读理论;为己之学;文学批评

据陶氏传世作品统计,陶渊明写得最多的内容是饮酒,故萧统才说“疑篇篇有酒”,而占据次席的则是读书。陶渊明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而他快乐生活的法宝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读书。他一生都是在“半耕半读”中度过的,书是他排遣孤独时光、摆脱贫乏生活、战胜人生苦难的宝器,读书在他的生活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少学琴书”^①(《与子俨等疏》),到临终前还“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一生都孜孜以学,可谓综赅百家,弥纶经史,是一位真正博览群书、学识丰富的学者。

一、读什么书:“历览千载书”

陶渊明读了些什么书?颜延之说他“心好异书”,也就是说他喜欢《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奇异险怪的书。但他自己又常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可见他从小就喜欢读儒家的经典。从他诗文中所征引的词句或典故来看,他也非常喜欢道家的书,故其作品关于老庄的典故最多,有49处,其次才是《论语》,有37处,《列子》21处。对于他读书的书目,朱光潜归纳说:“他摩挲最熟底是《诗经》《楚辞》《庄子》《列子》《史记》《汉书》六部书;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看,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列仙传》那一类书。他很爱读传记,特别流连于他所景仰底人物,如伯夷、叔齐、荆轲、四皓、二疏、杨伦、邵平、袁安、荣启期、张仲蔚等。”^②可以说,陶渊明好学不倦,一生都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趣,“历览千载书”,因而才建立起他强大的精神世界。但其阅读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即随着人生境遇的不同,他读书有一定侧重性,显出不同的特点。

青年时期,29岁入仕之前,陶渊明读书主要侧重在儒家经典上,这和他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志向有关。作为陶侃的玄孙、陶门后人,陶渊明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所谓“寄事外”不是有学者所解释的“寄托于世事之外,指不愿出仕”^③,而是指不关心读书之外的事,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即心无旁骛,努力学习儒家的典籍,这自然是为未来出仕为官做准备的。并且,年轻的陶渊明用世的志向很高,“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志气干云,甚至还想北伐中原,统一天下;其《拟古》其八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有此远大的功业志向,自然就要下苦功读书了。按,人们读书,一般有两种目的,一是为“有用”而读书。所谓“书中自有黄金

① 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作品,皆见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恕不一一注出。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上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363页。

③ 吴泽顺校注:《陶渊明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0页。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会让人获得种种好处,功名富贵、锦衣玉食,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种为功利目的而读书,也是大多数人发愤苦读的动力之源。另一种是为“无用”而读书。这是回归阅读本身的读书,纯粹地为读而读,通过读书使自己获得心灵的愉悦、精神的提升,阅读超越了现实的平凡,使内心变得丰盈强大、幸福快乐。显然陶渊明青年时期的阅读更多的是一种“有用”之读,他的鹏程之志寄寓在青灯黄卷之中,寄托在书山学海之间。

从29岁到41岁,陶渊明的人生进入亦仕亦隐时期。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难以调和,“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其九),诗人的身体走在仕途上,可心灵却是后悔着、矛盾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此期诗人写的诗,如《荣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二十几首作品,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视仕途为“尘网”“樊笼”,将田园看作是自由美好,慨叹自己误入歧途,深情地回忆、歌颂着田园,那里环境和谐优美,生活恬静安宁,心情自在舒畅,而其中最让人愉快的事情,就是能读心爱的书。读书成了他与现实对抗、追求人生自由的赏心乐事,“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其一)、“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行涂口》)、“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可见此期的阅读既有“有用”的阅读,更多的是为“无用”而读。他读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老庄的书。道家摆脱人间枷锁,崇尚自然天性的精神,深契诗人之心,所以他对老庄情有独钟,《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是道家的先哲给了他一种战胜庸繁世俗的力量。与此同时,诗人对仕途并没有完全绝望,历史上那些循吏、志士、贤哲的事迹常常给予他澄清天下的激情。所以读史书也是此期阅读的重点,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荣木》诗也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此外还有《读史述九章》中的《管鲍》《屈贾》《韩非》《七十二弟子》诸篇,通过这些“遗烈”的事迹、先师孔子的遗训,本来“一心处两端”的陶渊明,又重新鼓起勇气,毅然离开家园,或江陵、或京口、或建康,奔波在求仕的路上,试图以此实现少小就树立的鹏程之志。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辞官彭泽,从此走上了隐逸之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诗人从此坚定了隐志,拒绝朝廷的“纳贤”“田父”的

“好怀”，“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在田园中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他如鱼回故渊，鸟返旧林，终于得其所乐。因而此时期的读书，就以“适性”为原则，为“无用”而读书，他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日琴日书，顾盼有俦”（《扇上画赞》），以及“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等，读书成了他获得生活乐趣的精神享受，愉心悦性，陶冶情怀，其“孤云独无依”的心灵找到了归宿，归田后的困苦生活充满了艺术的趣味，书籍和田园一样，成了陶渊明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关于此期的阅读活动，陶渊明在《读山海经》（其一）、《移居》（其一）中有较集中的描写：“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陶渊明看来，风调雨顺的孟夏时节，草木欣欣向荣，树上鸟鸣婉转，园中长满菜蔬，加上杯中的薄酒，案头的闲书，再有时时来访的友朋，志同道合地谈古论今、赏文析义，没有比这样的生活更令人喜悦的了。这是陶渊明归田后最美好的生活图景，也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

归田后陶渊明随心所欲地读书，“有一种业余的消遣和从容”，“不慌不忙地浏览”^①，《山海经》《穆天子传》《列仙传》等一些“闲书”进入他的视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也是经常翻阅的爱物，并且一些文士的诗文也成为他玩味研习的对象，如贾谊、董仲舒、扬雄、蔡邕、张衡、曹植、王粲、陈琳、应瑒、阮籍、张华、左思等人的诗文，均有涉猎。比如他说“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读史述九章并序》）；“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感士不遇赋序》）。至于从小就读的儒家之书，他也会常常读起，只不过不再是青年时期那种“苦其心志”般地阅读，他更看重其中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志节，正如他所写的：“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等，通过领会古圣先贤的思想和事迹，来化解归隐后“贫富长交战”“有志不获骋”的矛盾，开辟出一片审美的天地。所以，此期的阅读最为广泛，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志怪志人、亦玄亦史，无所不包，无所不读，既有读儒家作品不喜章句之学，重于领悟精神的自乐欣然，也有观小说神话不避奇崛险怪、陶醉其中而欣然忘食的感受，这样，“读书生活与

① 钱锺书：《写在人生的边上·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他虚静自然、泯灭物我的人生境界融为一体,成为他生命的本质需要”^①。

二、怎样读书:“不求甚解”与“会意”

如前所论,陶渊明读书视野非常广泛,无所不读,后来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还总结出了一套读书的方法,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王瑶认为这篇《五柳先生传》作于陶渊明二十八岁时,逯钦立则断为“陶渊明五十六岁前后”^②,究竟系于何年,此处搁置不论,但就总结读书方法而言,显然二十八岁、“学无称师”的陶渊明是做不到的,这样《五柳先生传》应是陶氏晚年的作品,此读书方法其实是其一生读书实践的总结。

(一)何为“不求甚解”?

关于“不求甚解”的含义,关键是“甚”字,一般有“很”“极”“过分”的意思,“甚解”就是超过原书(原文)的原意,硬要“挖掘”其“内涵”,或曰所谓“深层意蕴”,捕风捉影地以求其“微言大义”,也即如詹福瑞先生所说的:“甚解”就是深解和旁解,所谓过度阐释,不仅“望风捕影”,还“无中生有”^③,陶渊明确表示他不这样读书,不去钻牛角尖,读书要领会要旨而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反对穿凿附会离题万里,以避免走到斜路上去。这就是陶渊明的读书法。其实这种读书法也不是陶渊明孤明先发,早在王粲《英雄记钞》中就记载过诸葛亮“观其大略”的读书法,说诸葛亮、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起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④,这当与陶渊明“不求甚解”相类。那么读书为什么要“不求甚解”呢?

一是和陶渊明所处的历史文化学术语境有关。陶氏这种读书态度和方法是魏晋以来学风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两汉学风的批判和否定。清人陶澍指出:“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⑤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尤其是东汉学界“修起太学,稽式古典”^⑥,训诂考据之学大兴,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据桓谭《新论》说,一位叫秦延君的经师讲解《尚书》上“尧典”

① 左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② 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集系年》,《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7页。

③ 詹福瑞:《不求甚解——解读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④ 转引自邓拓:《燕山夜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⑤ 陶渊明著,龚斌校点:《陶渊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5页。

这两个字,竟达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四字多至三万言^①。这样,读书人一辈子钻在经书里,多数成为不知时变的鄙儒,以至三国时期,读书人“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了。鱼豢的《魏略》记录了汉末至魏儒学衰颓的情形:“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②真可谓“章句之学,破碎大道”。这种窒息人思想的方法,虽早就受到班固、王充、桓谭等有识之士的批判,甚至连皇帝都无法忍受,史载光武帝刘秀曾下诏,命钟兴等删汰《春秋经》章句之繁冗者;汉明帝刘庄时,儒生桓荣将朱普所作四十万字的《尚书章句》删削为二十三万字,后来其子桓郁又加删减,至十二万字。即便如此,魏晋时期仍有繁缚章句之流衍,如郭璞就认为训诂是“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铃健,学者之潭奥,摘翰之华苑”^③,东晋大儒范宣及弟子周续之等也极力推崇汉人“贵经术”、重考据的学风。

但时代潮流一去不返,随着儒学势力的式微,章句之学逐渐为魏晋玄学之“得意忘言”及简约之风所荡涤,删繁就简成为魏晋学术的必然趋势。《晋书》即称赞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④《世说新语》等文献也表彰这种简约之风,如《轻诋》篇注引《支遁传》,说支遁“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⑤。其以九方皋相马重其神韵略其形色为喻,认为读书与治学应“得其精,亡其粗;在其内,亡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遗其所不视”(《轻诋》篇注引《列子》)。刘宋颜延之之所以推重“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就是因为“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⑥;齐梁时的任昉倡导“才同文锦,学非书肆”^⑦,认为要领悟天人事理的真谛,决非书肆章句所能胜任。对此,汤用彤指出:“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

① 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②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注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16页。

③ 郭璞:《尔雅注·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④ 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附阮瞻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3页。

⑤ 刘义庆等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3页。

⑥ 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6页。

⑦ 任昉:《答刘居士诗》,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5页。

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①正是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陶潜才提出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见解。对此,明人杨慎也曾有论曰:“《晋书》云: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此语俗士之见,后世不晓也。余思其故:自两汉来训诂盛行,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陶心知厌之,故超然真见,独契古初。而晚废训诂,俗士不达,便谓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时周续之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从刺史檀韶聘,讲《礼》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马肆。渊明示以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以勤。’盖不屑之也。观其诗云‘先师遗训,今岂云坠’,又曰‘诗书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经’,又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岂世之卤莽不到心者耶?”^②

另一方面,陶渊明“不求甚解”的理论,还基于“文章事物中确有许多不可思议、难以言传之性征”^③。《老子》的名言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④《庄子·天道》亦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⑤庄子在这里明确指出“道”这种最珍贵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意”的丰富深刻与“言”的有限传达之间存在着差距、距离和不对等。同样的意思,西方的学者,如黑格尔也看到:“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東西。”^⑥所以,陶渊明才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其五),“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的诗句,这说明“真意”只可体悟,语言难以表述。如果我们死抠真意,即“求甚解”,就不免陷入“望风捕影”,“无中生有”^⑦的境地上去,反而远离了“真意”。故明人有言曰:“读书不求甚解,此语如何?曰静中看书,大意了然。唯有一等人,穿凿附会,反致背戾,可笑。”^⑧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页。

② 陶渊明著,龚斌校点:《陶渊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页。

③ 左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④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页。

⑤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6页。

⑥ 转引自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3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2页。

⑦ 詹福瑞:《不求甚解——解读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页。

⑧ 朱国祯:《涌幢小品·己丑馆选》卷十,《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页。

(二)什么是“会意”?

“会意”是指读者以自我之心去体验作品,达到与“古人”相通的程度,所谓正契我心,心领神会。或者“会意”是指读者“开卷有得”,进入浑然忘我、欣然忘食的境界。一般说来,“善于读书的人充满悟性和灵气,能会其意而忽略非本质的内容;死读书的人则执着于皮相,求其面面俱到的‘甚解’,结果是什么也解不了。”^①

“不求甚解”与“会意”是什么关系呢?有些人把“不求甚解”和“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割裂开来,不考虑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求甚解”正是为了求“深解”,试想不理解书籍的主旨大义,哪来的心得体会?没有心得体会,不解其中之滋味,又怎么会“欣然忘食”呢?二者实际是指读书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早期阶段,在于领会要旨而不过于在字句上“死抠”;二是读书到了最高境界——“会意”而“忘食”,其方法就是熟读深思。而“观其大略”在先,重在博览;“务于精熟”在后,期在“会意”,这无疑是治学视域下的读书过程。朱熹在谈做学问时也说:“学须先理会那大底。理会得大底了,将来那里面的小底,自然通透。”^②同样的看法,还有陆九渊的:“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未晓不妨权放过”,也即“且放过”与“权放过”^③。这是“不求甚解”的具体运用,其实都是在强调“不放过”,只有“不放过”才会有突破难关的时候,也才会迎来喜出望外的收获,即“有会意”,这正是做学问、写文章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或者,“不求甚解”与“会意”又是指两种读书法,“解”与“会意”的内涵虽有交汇,但性质之不同还是明显的,“‘解’以认知分析为特征,是科学型的;‘会’是以情感体验为特征,是艺术型的”^④。对于后者,一般会应用在文学批评上,读者或批评家,能把握文本的要旨、大节、精粹,会其意,在无形中实现与作者的对话谋面,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语)。

陶渊明这种读书理论,除了与时代语境、文本事物中确有许多不可思议、难以言传之特性有关,还与他个人适性的性格、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有关。颜延之说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陶徵士诔》),这里所说的“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既说出他的性格作风的特征,也说出了他的学风、诗风的特征。他为人“偶爱闲静”,“闲静少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① 王定璋:《陶渊明的读书观——“好读书,不求甚解”新解》,《文史杂志》1996年第2期。

② 黎靖德编,黄坤、曹姗姗注评:《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③ 转引自邓拓:《燕山夜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④ 左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耽于幻想,天真浪漫,不喜雕章琢句,这种性格的读书自然是“不求甚解”,不会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境地。其读书与他弹琴、饮酒一样,皆“适性”使然,捧一卷书在手,心与书通,每到会心处不禁拊掌,真是赏心乐事!其读书就是为表现自己“得意”时所特有的精神满足和乐趣,是为了表现自己忽忘形骸、纵浪大化的生活理想。所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就是他这种人生思想的产物。

总之,概括起来,陶氏读书方法论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要喜于读书,以读书为乐事;二是不因片言只语而苦恼,不为难尽之理所困扰;三是突出“会意”,即领会文章旨意,有心得体会,独到见解;四是进入读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要置身于以致游心于诗文的意境之中,品味作品的审美特质,达到欣然忘食也欣然忘我的地步。^①这是陶渊明数十年读书经验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三、为什么读书:“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

如前所论,陶渊明读书是出于他内心的需要,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读书如同“著文章”一样,皆为“自娱”,注重陶冶情怀、愉悦心性,快乐地读书。即如有学者所反复强调的:“渊明读书一如其人,不拘一格,任性而已。即如讲究‘开卷有得’,意在求知;提倡泛读、浏览,既获取知识又调节生活求得娱乐。”^②同时,作为一个学者的陶渊明,他并没有将学问高悬起来,而是和切实的人生相联系,成为解决其人生矛盾、安顿心灵的途径和方法。

(一)陶渊明的读书之意

读书是陶渊明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消遣,是他寻求生活乐趣的精神享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诗人以洒脱的审美眼光来对待生活,哪怕生活陷入困顿,即如《五柳先生传》所描绘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箪屡空”,但意义对大自然和人生的挚爱,仍使他眼中的田园充盈着诗意和韵味。“乐琴书以消忧”,“欣然忘食”,说的正是从艺术鉴赏中所得到的审美愉悦。固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列仙传》等书并不是纯文学著作,但这些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奇闻逸事、传奇人物都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更重要的是,他读书的兴趣不都是为探讨义理、研究学术,而为艺术的欣赏,在于丰盈贫乏的生活。为此,他

① 张玉声:《由陶渊明之读书论及读陶渊明之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② 张玉声:《由“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说起——〈由陶渊明之读书论及读陶渊明之书〉续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